

諸子研究之五

標點
註解

支偉成編

管子通釋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053B

此書由

丁福保先生捐助

管子通釋
下冊

264866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

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言水材美具備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

好灑人之惡，仁也；

淖和也惡垢穢也

視之黑而白，精也；

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

而止，正也；

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剝如此者正也

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

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

人皆

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

都樂也水樂居於下卑也

者，五量之宗也；

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

素也者，五色之質也；

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之質也

淡也者，

五味之中也。

無味之謂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五味之中也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

萬物取平焉故曰準

諸生之淡也。

龍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澹也足給也

違非得失之質也

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違當讀為踳踳是也是非與得失對

是以無不滿無不居

也。集於天地

雨從天降地有湖海江河故水集於天地

而藏於萬物

動植之物皆含液汁

產於金石

煉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

集於諸生

謂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

故曰水神

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

集於草木，根得其度

得其生之度

華得其數

得其榮落之數

實得其

量

得其生熟之量

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

幾期也謂盡其天年

及

其常者

常謂長育之常數也

水之內度適也

內度謂潤之度也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

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

鄰近也玉文相通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

堅而不蹙，義也

蹙屈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剡，行也；鮮

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

茂華光澤竝通而不

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

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

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

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頤口

所嚼食也

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

五味出於五藏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

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日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

要妙之精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塞而爲人，凝停也，言精液凝停而爲人也 而九竅五慮，耳目鼻口心 出焉；此乃其精也。精蠱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人之稟氣蠱濁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龜弱氣微，池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卜者以火鑽灼之 於是萬物先爲禍福正。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尙，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 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徒水不絕之地 或世不見者，澗川水有時而絕 生蟻

與慶忌。

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慶忌

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

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

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虵，

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之水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塞，能

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閣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

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用人服用水

而管子則之。

管子知水法則

人皆有之。

人莫不有水

而管子以之。

管子用

水能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水無理不具

萬物莫不以生。

萬物得水以生

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

者，水是也。

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

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

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

而好勇。

以水道遲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勇

楚之水淖弱，故其民輕果而好賊。

以其道弱故輕快滑則明察故人果賊也

越之水

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泊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

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諛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

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

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宋之

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解人之邪正隨

水而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水一謂不雜也！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

無邪。易直則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

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一五運六氣漫漫惛惛不可測知唯聖人知四時。

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

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何以知其

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為明，聽信之謂聖。信

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

是故上見成事而費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

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

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

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其時

天地用陰陽為生成

曰春，春養也時物春而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爲發生之節也

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堤防，夏多

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飡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

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主以風發生是故春

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疑悞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

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

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逃亡之人復還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阡陌；五政

曰，無殺斃，天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曰日也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爲鬱熱故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

舍違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不違土俗之宜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

陽氣主仁故行
恩賞以助之也

九暑乃至，九夏之暑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
青爲德中央曰土；

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
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

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
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
遍益其

生植
之力

土生皮飢膚，土所生木實
或皮與飢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
生故和平用均中正無私，位居中正
無偏私實輔四

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
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

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
極而成歲國昌民服

此謂歲德。言土能成
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
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
陽交故

爲夏行春政則風，風主
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
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

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
開通之也發故屋，

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
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疵免租者亦不
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

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
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

獸，禁設置以
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
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

秋擊也時物秋之其氣曰陰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

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理軍

旅聚而收之也聚有武幹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人當資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

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求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此謂辰

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政則榮春變行夏政則水夏多行

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圍小辯

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三政曰

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

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寒冬之

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實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

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徒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

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

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謂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

霽，夏雷電行行秋政則旱。冬氣旱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

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錄，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

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

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反氣

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

政焉。順時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習武作祀而寄德焉。設祭以顯德則神歆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

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

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

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惡之

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

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

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法

則成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

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也方時乃逆行。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

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守四時令得其所

三政執輔。執月之三政輔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三者，克也；克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

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政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

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播五聲於六律六月

日至，陽生六為夏至陰生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人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道也；街往

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也即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

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

其本以統萬物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修概也；平水土，以待乎天堊；誠也反五藏，以

視不親；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贖神廬，合於精氣。

神廬謂廟祀也日所次隅曰禪即是日所集貨物也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已合而有常；神既合案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

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成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播其音聲

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

人情已得，萬物已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理極，於物理可謂有德。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

經緯日月，用之於民。

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

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

以視其離。

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經。

通若道，然後有行。

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

然則神筮

不靈，神龜不卜。

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

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

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禘

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

謂知天時之所當也。

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

開墾以養給人也。奢

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士師。

士師當為工師，即司空也。

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

司徒衆使務農。

大封辯於

西方，故使為司馬。

主兵馬，以出征。

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

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

是故春者，土師也；夏

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

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行周焉。

五聲生於五行總生二氣故曰
總念作五聲言五本於二也
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

鐘。灑光。四曰景鐘。味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鐘上下皆火。重心灑光上寄旺四時主於夏季。夏為未。土潤灑光也。水

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味其明於時。秋於日。暵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為常。為支。冥動靜之極。天地之常。故曰貞。
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

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美謂甘露。醴泉之類。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
內侍之官。總別列爵。
總別等列之爵。論賢不肖。士

吏。
論士吏之賢能與不肖者。當有所歸。陸也。賦秘揚。
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
故粟。陳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

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
萌芽區別而生。贖。

蟄蟲卵菱。
讀猶去也。卵。鳥菱。天也。皆早著而生也。春辟勿時。
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苗足本。
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厲雖穀。
厲殺也。雖。隨母食者。

不矢斃。麋。
天傷也。斃。鹿子也。毋傳遠。
春日溼溼。順無急令。亡傷疆。裸。
無得傷損。疆。裸之嬰孩。時則不凋。
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

十二日而畢。
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
行人行使之官。

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賞賜；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卽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遊馳以

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秋各

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

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真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貞正以助養氣也貞或爲賞字之誤蓋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農事爲敬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

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避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

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

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罔罽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

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

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

露，地競環。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為環方秋之時晝則暴炎夕則下露陰陽更生故地氣競環五穀鄰熟。鄰相比也五穀次收曰鄰熟草木茂實，歲

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聚聚之謂其閉藏之氣

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

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為獵禽取獸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潰也龐婦不

銷棄。龐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稟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

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時政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

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

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厲之災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

土方用事而修築宮室臺榭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

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

土旺在六月而

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

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

故致兵器之禍

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

卵者段，毛胎者臚，隗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

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苟體水禍則事無小大衆見其禍也

戰而懼

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

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

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

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况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

動靜者比於死，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而我則近於死亡也

動作者比於醜，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

我既動彼能自伸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

動誦者比於避。

我既動而被風服者近於見避或按四動字皆當作重蓋靜

作屈伸各有所宜偏重之則非矣

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

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

知靜之修，

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逆節萌生，天地未

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然其刑。

言將爲篡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一天因人

事有主變聖人因天變而興也

天因人，聖人因天。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為客；

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

人事不

起，勿為始。

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

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

質不畱，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隱依也未得與天同極則依於德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則當

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

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人何能代之

成功之道，羸縮為寶。

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其則道乃善故以為寶

毋亡天極，究數而止。

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

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

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

靜民觀時，待令而起。

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

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

地之常；羸羸縮縮，因而為當；

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

死死生，因天地之形；

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

之天地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以下物

中靜不留，

中心安靜無所倚著

裕德無求，道德饒餘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或以為女當作汝蓋既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其所處者，柔安靜

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

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為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

處，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以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秉順也順四時之政以養人也先德後刑。當於春夏刑於秋冬順於

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

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

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

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致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

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交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會，而

偃武與力。

大文三會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
力三會其極也又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又三會等而三之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

服罪故不怨
刑當故不驚

曰刑正之。

所以勝
姦正也

服之。

所以服
不能也

之。

所以勝
姦邪

飾之。

身也
修飾

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

宵如晝，如陰如陽。

皆晝陰陽
皆有其常

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

及利

於民不
以為德

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

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
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

口方與下
文一律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

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
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

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

用法正入之志意不
使人有非分之幸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

身惡盡則
人惡化

用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恐有不
修理故

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勞也。蔽當為敬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矣。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付即附也。上能致遠，則民依附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

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申利慎

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正衡一敬，當為正衡，靜一。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權則政平而靜。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

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焉存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

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變一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二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

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四變樂土，惠君他邦，無所往而無得。

不審死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

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變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

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圜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所隨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

天下治。

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

是故人君有能用其道者，不事也，勤心，不勞意，不動力，而

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甒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

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也。從也。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脫不字立法固所以典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

下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

可恆也。法撤則當變故不可恆或謂當作法者不可不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

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師古。世無請謁任也。保也。舉之人，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保舉。無間

識博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難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人畏法則止息。皆囊於法以事

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

民私而收使之。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亦當作恆。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

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謹杵。當為謹固遲疑之謂。

習士士俗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凡遲疑習俗之士多闢廣識博學之人皆不能亂法。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

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

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

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譴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

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

百姓，用私風誘百姓使附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

不然，卿相不得翦當為濟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

羣臣修通輻輳，以事其主；各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

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則

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上主中主危主夫愛人不私賞也，

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

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

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

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

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

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

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

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

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於下。植固而不動，奇邪乃

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不正也。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故聖君失度量，

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失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

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

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

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失當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

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尊，願望其臣而爲之。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

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以金玉來事主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富人能祿於君

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賤人善諂君聽之

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

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美者以言色淫動於君君聽之治世

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

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

皆虛其內，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

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

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

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

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

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

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

以不從令違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

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

計親也，以勢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之勢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

妄求免罪也。百官識當作百官職或其字誤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臣行君事曰共道則亂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則爲失夫國有四亡：令

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冀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

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三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下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

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游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厲法以威私

惠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

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則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

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務交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

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匿，隱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當為是故忘主死使以進其譽故

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死於非罪

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

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一尊

君也；所屬之數雖衆無不黨私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任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

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

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

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譽

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賢不肖有功無功者各有明白分別

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蓋故易治主雖不身下爲，主雖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白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違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

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
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使民淫
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也，察而變，
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
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
官有常法，不繁匿，不萬民敦懋，反本而儉力。勵力故賞必足以使，使人威必
足以勝，勝制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稱其設賞，有薄
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
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雖化須厚
賞以勝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
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

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民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不舉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足於傷民，輕刑以愛人而姦多反傷民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得其度量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漢謂所恃爲生者也綏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謂不安其所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

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兩澤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兩澤不足則歲凶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即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

書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利矣此亦倍貸之類也十疋爲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謂上糶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糶春糶三也十疋爲束四也關

市之租，府庫之徵什一，人供闕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斷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

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四時皆種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

二石，一夫為粟二百名。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

也。故先王使士農工商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

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

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

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

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馭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必不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粟少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保有其人其塗因粟治國之道也。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則得此精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

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

在於海，淖灼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

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

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自生自

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當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

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甯；安寧者，心之所利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
心和自成

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

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
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

渺渺乎如窮

無極，

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
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稽以此考心不遠
之則日有所用也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形自

內而虛
者皆道

而人不能固；

人不能固守其虛
反以利欲塞也

其往不復，其來不舍；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
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

其音，

謀乎微味也
道之音不聞

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

淫淫增進貌有生則
有道故曰與我俱生

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
序而成此謂道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道無他善
唯愛心安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

心靜則氣自調
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

產；

人得之以生則
道在人故不遠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因道而知則
道常在而不離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
似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及欲窮之則
眇眇然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以亂
道故惡之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

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道非如花木而有根莖花葉也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

陽不測者也天主正，不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

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

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正靜然後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

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能有生

乃思，生則有心故思思乃知，思則知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

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

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

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治治言出於口，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

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

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

極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能忘官貴，則中心自得。有神

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

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審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精至而定也。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

得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人皆有道，但不自知。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

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

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亦藏於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

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

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

藏以爲泉原，內藏於地則無窮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

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

強；乃能戴大圓，也天而履大方，也地鑑於大清，也道視於大明。也日月敬慎無忒，日新其

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也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忒差也不反守於道則生差謬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

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和於形容，和心

者容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

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變形於外則無不隨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實不足以勸善，善言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長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具刑，意氣內得此誠善

也效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期則理明故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

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來謂已也能

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求已須三思三思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

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慢易生

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臟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早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命不圖之則生將異通其舍而至於死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

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適中則生將自至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稟精於天地出其形，地出衣食養成其形合

此以為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其精不可見

至於徵也又不知其體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願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

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胸。不喜

不怒之謂和故能平且正獨擅於胸中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

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過傷而形不臧大攝過骨枯而血沍血銷滅而凝沍充攝之間此

謂和成。中庸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得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

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遠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

於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飢字當作而不廢也止老不長慮困難遼竭大心而敢心既博大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樂類故能棄萬苛見利不誘

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似天之布雲也或謂當作靈氣凡人

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

慾靜之，遇亂正之。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忽引來而勿推也，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

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矣。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

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

泄，匈中無敗。騰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原籍亡今以史記封禪考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二脊，所謂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仲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勤力於地利動，作又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公曰：「然則取之若何？」

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

欲致精材必賞其價，他處值五我酬之六。

他處值九我酬之十知此則精材不可勝數矣

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

酬工之資三倍他處則工人不遠千

里而

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

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地圖則不失地利

公曰：「野戰必勝

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

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

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

公曰：「守戰遠見有患？」

即外知也守戰與外知二者皆有患焉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

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

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

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

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

此兵之三闕也。

不死不信則守闕戰闕外闕此三闕

使民必死必信若何？」

管子對曰：「明三本。」公

曰：「何謂三本？」

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

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

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而憂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

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 管仲對曰：

「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

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 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

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力役之煩則疑而止 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不世如是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 管仲對曰：「質信極

忠，質主也主能得信又極忠 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

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

不渝，信也；恩澤之命不渝渝變如此者信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

主行於信又能遜讓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

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

貨賤，禽獸與人聚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

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正其淫，此謂先之

以政。飄風暴雨爲民患，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貨貴，民疾疫，當此時也，

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

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

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

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

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

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言

之所遵行者皆流過總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常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

伐殷克之，去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

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

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

謂疏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罰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

也。持謂見親執也弑謂殺親。危哉，君之國岷乎！」

桓公觀於廡，問廡吏曰：『廡何事最難？』廡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

人矣，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

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也。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

然後可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鬻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鬻社。祝鳧已疵，獻胙，祭肉。祝曰：『除君苛疾，祝除去君煩苛。

與若若當爲君之多虛而少實！又求與君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

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爲祝也。此正所謂歸帝之忠。桓公

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

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澹桓，澹古盤字迎日而馳乎？』公

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

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是無耻臣使官無滿

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纒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管莒君小人也，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君

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

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粟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

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

眇乎，何其孺子也！眇眇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免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

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閤然止，矐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

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冕，右祛衣，冕補字右當作左走馬前疾，事其不

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一兪兒』

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

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若此是寡人當有罪也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

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

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

昔者吳干戰，吳興干戰于邦國也未亂也，毀齒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國子干國人戰

最爲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

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

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水浩浩然盛大魚育然然相與而遊其中

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恩故陳此詩以見意

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

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桓公與管仲謀時有役人執席而食，私自

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

桓公令僨者發引餐客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使就賓階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

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

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以意桓公曰：「子奚以意之？」

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溇然

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

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

侯之不服齊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同伐莒之謀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加標點附註釋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得六過一是以自鑒則得失可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大過繩七臣令

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法令一或謂申主當作中主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

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皆服法度一皆當作比五家為比也不備待而得

和則民反素也。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故反於樸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為惠太過反敗侵主好惡反法以自

傷。越法行軍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塞明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

常而法令申，不悟，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當作四國不計，謂四隣與己為隙不計度。

而知也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守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悟，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

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營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刻而何也。去之而亂，

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

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君之理不悟，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則故數衰而國失固矣。芒

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矜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胸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

多事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悟，則見所不善，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

罰。尚有執餘力己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

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之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

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慧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關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

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嘉毛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者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有材能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之，君子無死，不爲君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數無商宦非虛壞也，必樂法令非虛

亂也。必上替下 陵故亂 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逆背 理故亡 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

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 政緩物重 歲有敗凶，故民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 事不足以行其禮 時有春秋，故穀有貴

賤。秋穀賤 春穀貴 而上不調淫，故遊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 百

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 調淫而作也 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也。從 此始

夫亡國踏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

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

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

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也。掘也 大陵，保也。狹也 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

火，誅大臣，收穀賦。春之禁也 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夏之禁也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秋之禁也 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冬之禁也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

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剛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燠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山多蟲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也，伸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

各有其分失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

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

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

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

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自此以下舉六臣。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懷故無誹譽。故

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節臣，

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作葉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傷。

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

析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狼詐也，背理為反，佞反當作交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

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上昏，則

而司聲直祿上既昏暗雖有危亡之讎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是以詔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孤獨

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愚臣之行深入人罪厚致其罰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

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

主開罪黨以為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

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

功當得祿則伴辭之以為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母其動也與伴為善者為棟梁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以非買名許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官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曾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度言

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胸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

之不煬，非愛火也；煬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

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

外，內則本務外則末 外，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 則民效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 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

所利則不 勸而自厲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 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 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餘財，君八者 莫不有

餘財期賞而 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 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 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

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 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教人不致犯故曰以有 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

民完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者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以無刑 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

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

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是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 無明於必誅

雷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

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說也反也其

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

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敬重夫寶有類故曰神寶又神重也神寶即重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

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

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

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

眾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適猶節也車輿

以寶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慮藏自寶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

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

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勞而過分故勢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

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

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

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

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

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

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

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讀爲慾，氣情不營則耳目實慾矣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

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禍，福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

之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

以自恐也。觀絕理者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而患

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行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

事必明矣。耳所聞目所見皆能審察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闡之以害，牽之以

利。有害則圍能以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

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

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

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

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

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教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

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

農當攻戰，推引鈔耨，以當劍戟。用鈔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鑄。蓑雨衣破者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鑄者甲周身若褐矣故上鑄

菹笠以當盾櫓。取菹澤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菹又為組之假借字則組笠猶纒冠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同戰

巧矣。當春三月，菽室煨造。煨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發易生瘟疫秋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扞井易水，所

以去茲毒也。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使人生毒故秋之煨之以去茲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麋為酒相召。久禱

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擊也毋伐木，毋天英。英草木之初生也

毋拊竿。竿筭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

民。勸勉貧弱之民發五正。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及時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

皆春令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

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聚也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

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約為得字之誤地之宜，

忠人之和，得也。猶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民材而令行，

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

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

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故不求不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

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

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

食。夫叙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平均權衡者，所以視輕重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

貧富之不訾也。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畷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

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也以

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也而謀有功者五。當作謀而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

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皆已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皆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

淫樂，以廣其心，遺以芋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詔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

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

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
日，深察其謀，謹謹當作結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
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令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附註釋點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
入而行政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
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

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

有掌老；

置掌老
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

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

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媵受二人之食，能事

營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脰，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啞跛躄，握遞兩手相扶著而不伸者謂之握遞而後止；

相扶著而不伸者謂之握遞

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

疾官當爲疾館卽病院也

而衣食之，殊身

疾離身

而後止；

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

供國之職事也

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財也。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聰 主微 主聞
主因 主則 主參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

人君居位當安徐而靜默。

柔節先定，

以和柔為節，節能定已然後能定人。

虛心平易以待須，

須者為領，方為領待，領備也。言虛心平易以備其傾覆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規，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

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
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
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

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如山淵之不可測則其德配神
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

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見當姦僞也？也與耶通既暢天地通神明
况姦僞乎必為精誠所化也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
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
之宜故須問之

樊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凡所蔽明皆樊
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

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聖主立國，必因循。

震動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修循。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諱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

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親，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日動姦，姦動則變更

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更，動姦當作洞，姦動與洞聲之轉也。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咎；訊問也，咎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靈臺之復而賢者

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是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部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

川而注焉。於都內史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

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

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

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

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闔。地高則溝之，下

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著猶合著也謂荆棘刺條相合者也歲修增

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

國都繕修誠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

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

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衆水之經水水別於他水，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

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地之勢疏引以澗澗因而扼之可

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深澤居人故危殆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

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而下，向高，卽

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

注下取勢也領謂領頤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領頤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

之。迂曲也謂迂曲水道遠張水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地下則平

行，地高則控，

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也

杜曲則擣毀，

杜猶衝也擣謂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

杜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排也謂前後

相倚則環，環則中，

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

中則涵，

圓流無所通則相涵激

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

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

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桓

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

官，令習水者爲更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是乃取水左右

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

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

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賜恤之也可省者半事之；

如少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

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因力役之原與行親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視其數既而上其名籍

都於國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

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既得甲士選以備兵數也

以冬無事之時，籠番板築各什六，什人共貯六具土車什一，雨輦什

二，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鋼藏里中以給喪器；人既有貯器當鋼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

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舊弊

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

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農事已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春事未起乃作土天地和調，日有長

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

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

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莢

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禱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也妨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無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神明相望，凡一

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爲服讀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

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趨治，以徒繇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大尺之名其長七尺

瀆田悉徙，

瀆田謂穿溝瀆而瀆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

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按此兩句恐係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無不宜」之前蓋總冒本篇證以下文其誤自見

其木宜栢、葑、

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

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

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其水倉，其民強，赤廬歷，

也疏也堅

疆也肥，五種無不宜，其

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

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

唐虛脆也

唯宜黍、稷也；

宜縣澤，

常宜縣注而澤

行墻落，

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墻與籬落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牆，

地遇潤濕則數頽毀故不可立邑置牆也

其草

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櫟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

謂水纒纒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

斤埴，宜大蒜與麥，其草宜蕒藿；其

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蓂，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

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言五土之民語音合乎五音又似乎豬馬牛羊雉之鳴

凡將起五音，凡首，

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

以是生黃

鐘小素之首以成宮。

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爲五音之本

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

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

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不無有卽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爲商之數

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爲羽之數。

有二分去其乘適足，以是

成角。

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爲角之數。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

芳當作勞。七施，

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九七

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

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

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

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庚泥剛泥也庚爲金故剛既青龍所居又泥剛故不得泉。

赤壤

百一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

神怪之名。

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

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

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

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楹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忒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故蟲處之易全忒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音形，赤也莖黑秀箭長。若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櫟，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陽，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

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類也，莖節也，言大麻疏美無莖節小者則治，揣

而藏之，若衆練絲。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五臭疇生，疇，種也，謂爲隴而種蓮與蘂蕪，蘂本白芷，其澤則多魚，

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瘡，首疾，醒，酒病五沃之土，乾而不

斥，濕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

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虺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臚，亦爲竹類檣檀。

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連長大也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

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臬，臬，猶頤也多桔符榆。其山之

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

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橐廡，又且多鹿。其

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

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樞葛、赫莖、黃秀、恚日。穀實其葉若

苑。苑，謂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之土。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三分。是謂隱土。隱土

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赫

莖、黃秀，以慈忍。耐也。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

葉，如藿葉，以長，孤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恚。五恚之狀，廩焉如盪。盪，強也。潤

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恚土之次，曰五纒。五纒之狀，強力堅剛。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

葉如扶櫨，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壘。五壘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壘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其地色青紫若膜然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屬屬湧起也其種，大蕒細蕒，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壻。五壻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膠堦。其

種，雁膳黑實，朱附_{足花}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叟婁然_{也疏}，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_{雖堅不同骨之豁也}。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_{長稻狹形}。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_{虛心}所受是極。_{極謝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_{虛偽}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法式 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潔手曰盥，漱曰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供先生之盥具。先生乃作。

沃盥徹盥，汛拚汛水而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年長者教。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

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

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起迅。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不敢充禮。應且遂行，趨進受命，

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

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

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陳設食器要令成方。

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三毀斗左執虛豆，右

執挾七。挾所以取菜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謙之視，食盡曰謙同謙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

則先益菜後益肉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

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食坐盡前飯

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呬覆手，呬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振

衽掃席。振其底席以拂席汚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

徹并器，乃遷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祆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堂寬故播散而灑室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搢，厥中有帚。搢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

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

退，從前掃而却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板排時以手排之以葉適己，已向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

辭。以拚未畢故坐執而立。獨坐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

復朝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總設燭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

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矩法也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燃者居

上未燃者居下則火易燃也捧椀以為緒。緒燃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節，遂出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櫛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先生

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

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 亡

雜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亡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七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七

管子解一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

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下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作門當明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

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爲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境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

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性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牟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隄，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隄，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讟。譽讟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

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讒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儉說，備備利而儉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

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

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富貴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

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饗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之所

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

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

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

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職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物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如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斬高橋下，獵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

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答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答。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

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

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

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

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王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境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歸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

而予之，非吾所欲也。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縱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窺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

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

所以易之者

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損之也。故曰：金玉貨

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

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朋當作多黨者處前，此處當爲「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文義方備。賢不肖不

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比處應爲玩好者三字方是。珠玉聲樂也。此皆

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

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

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

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倭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信，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詔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詔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詔臣尊矣。故曰：詔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饒，_{饒當作饒}，_{悲呼也}。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

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一成事以質一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敗人以己者，度恕而

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若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

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者，得其所性也。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說同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

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乃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之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撫當作撫，模範之意。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議非惠也，刑罰必也。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擅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境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

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離閑，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經言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經言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聽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遏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內。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

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

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不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

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倭，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境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經書作「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

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懸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令，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經言作「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

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

『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

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七十日陰凍釋當爲七十五日陰凍釋陽

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秬秠也言過百日則後時不可以種稷只在此二十五日之內乃春事及時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

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

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

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

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

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

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

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郡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日，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馬之乘在御以筴爲進退緩急凡筴取義於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筴之矣總以穀爲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爲權而自行其筴貨客做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卽後田氏孟嘗出收券債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贏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滯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大大夫家之貸筴而乘於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筮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筮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筮，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

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

王國當爲亡國之變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間而用足者次也徒加期爲路克橫征故當亡人

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疏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筮也。

前無

狗後無疏者無畜業之貧家也歲凶則興建築以資者庸蓋一以工代賑之意平國筮猶平糶也

今至於其亡筮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

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戮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鬥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合而通曰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資，財物之資，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

問上下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衆當爲虛章四時，守諸閔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方則不行，故曰廢方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一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齊中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負海子負海子爵之國也。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

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

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藏歲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負，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不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著等皆其日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

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

』『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貨海之利而正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

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

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

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

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鹽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

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萬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筴之商，日二百萬，萬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日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一筴市買之計，限也。禹筴以一禹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九當爲人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一又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

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鈔計一

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敢能有二國之籍者六

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

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後然其事

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之

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

之籍得五刀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疆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

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

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讐鹽於吾國，彼國

有鹽而糴於吾國為貨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較原價益為百加五也我

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

用錫之我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著，在農曰租稅。所慮而請也。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誑；也，風也。出三孔者，不可以

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也，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

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綳則民所急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一愚者有不廢也。微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積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泛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此囤積之弊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

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發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斂不給，以致匱乏。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

謂務農
促耕也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

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
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

予當訓爲糶
糶卽舊字

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

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

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

半力當
作半分

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

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

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

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緡帛，夏貸以收秋實，

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緡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

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可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觀兩事之委積。

可彼此相撈，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壞室廡。

以六畜籍，謂之止生；是使人不競牧養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

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

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

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

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齎而戶籍也，彼人君守

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備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

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

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

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

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夫當彼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纒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

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用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川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潦水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度當作足食

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環一年而周曰

環乘法也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

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

田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

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

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

幣有穀，以穀准幣，環幣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

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

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

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穀環而應，假幣國幣。

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權出，萬物降而止。隆當作降此言物重則出之降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仲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

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

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

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

時也，君守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

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糴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

春縑絲，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籛屑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籛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

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巨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賞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禾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奉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二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

三十年當作三十七年。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故曰三年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尙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尙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所餘之數皆不能與上文少半之數適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

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

凶旱水洄，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洒夜石之幣，天下無

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

「請立幣國銅，以二一年之粟，願之，立黔落，黔首之府落即爲民立村落也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筭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

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無權而平則不平也民富則不如貧，

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益常作隘何以藏分？」管子對

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

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流筴，田變易無常也。一可爲十，十可爲百。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桑不疾

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撲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蔽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揀。』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

『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

『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地至泉曰闕此檢

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

「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

過之猶置之也
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

起發

也裝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

假言此龜東
海海神之子

託舍於

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

無價之寶

而藏諸泰臺，

高

一

日而釁之以四牛，立饗曰無貲。」

其後

四年，伐孤竹，丁氏

齊之
富人

之家粟，可食三

軍之師，行五月，

丁氏粟可供三
軍五月之食

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

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

藏龜。

革更也
籍席也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

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

寶，國安。行流。

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
國危神其寶取富家以助策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

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貴則退之賤又進之進退乘時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肥當作肥薄也籍斂，取下無順於

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

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

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不得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

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

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

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皆素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錙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錙百萬。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即委積之幣也。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

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

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者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

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穀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

之術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

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

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嚴守穀價，不使

散澆而天下不吾洩矣。

吾穀不散洩也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

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

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

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

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
財於民不與民爭利也

大夫准

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

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

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祧，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用若干平價也，重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

即臣乘馬所謂鑿乘馬者，區鑿實也。鑿者以幣爲鑿而洩重射也。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

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

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制周

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鄉，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

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所在鄉州有其數，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

詳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井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奢資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

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通國筴哉？」

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佚。」

直事若事所以畜勸園牧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廣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養息 扞殂羸死之野去都縣之秩養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湖適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

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買，十倍異日；

合游如社會醴飲之類燕會之設與山祠牲牢隨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 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道。」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

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銻銀；上有丹

沙者，其下有銚銀；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澗，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

橋之粟，實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假

此戍名欲人憚
役而驚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斛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重

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

帛，軍五歲毋藉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也平黃金百萬，終身無藉於民；

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

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賁，此三者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

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

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代菹

薪，煑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作循當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木，通達所

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

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勳錄芒不以示行機燒山林，破增

藪，焚沛澤，沛木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

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誼也禽獸之仇者使其至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禽獸之皮也

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

雙虎之皮爲裘

卿大夫豹飾，

袖謂之飾

列大夫豹膾，

襟謂之膾

大夫

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

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一 言堯舜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地壤，筴，

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

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

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

陰陽爲二，金木水火土爲五，此七者人之取財用盡，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

故以數制謂國機，「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黃帝之王」句下試觀，堯舜爲是其明證。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

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

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此文頗多錯亂。一昧者所以守民口也。擊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三句當在上文。一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擊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

者酸辛鹹苦甘也。三句之下文義方貫。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弑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

寅當爲更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五官者東方爲田南方爲司

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官都。都者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去當爲者言重門擊柝雖微其不能者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

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

國也。屬利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

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

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讐厭售而足數也，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

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君而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昔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

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囊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

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度常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乘，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
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
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
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
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園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
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

挾給也言上農
足以給五人

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

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
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
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

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

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山。竭澤者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夏尙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

明民是謂輔己。商尙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機，以一民心。尙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有文以爲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博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好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於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也。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

輕重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謔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

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

長假補助之謂
長度漏澤之謂

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

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馳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

競

夷平也，競當作境言
平治疆界之途也

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

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

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

「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

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

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與之，爲之奈何？」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自首也寶

牛或昆室字言持鐵死事之害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子之財幣以給養之也。傳或謂死事者謂賞言自首之孤孫仰死戰之寶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

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

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

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龜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鑪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買，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其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

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骨，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扛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

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鷓鴣鵠駝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甸，也弓弩無

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鵠駝；彼十鈞之弩，不得菹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幽，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穀。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渠遊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隱當爲壘所以制水三川，立員都，立大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

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

挾身身當爲舟之士五萬人，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覆而行火曰燒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

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

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賸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糶；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賸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糞，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薺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糞沸水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

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

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

有妨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

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

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

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

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謂蠶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筒曲之用至蠶熟則分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俸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

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買而去。是君朝令一怒，怒讀爲警，齊人謂語而過者爲警，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警之假借字。管子齊人故作齊語。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豐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聚積，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

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隣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變金幣爲三准操，輕重以流爲同筴。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載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萬粟輕，兩者不能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也手滿錢也是動於利

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

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之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陣。然則大臣執於朝，朝當而列陣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

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虎毳毛落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瑯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舍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境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眦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

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繕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稽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

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鈔，一鎌一耨，一椎一鎗，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鈇，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

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鐵山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量，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贛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

子對曰，「夫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

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

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之淺少者國必不可以戰守而亡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

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

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涇水十二空，汶淵涿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

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舉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執將主將也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

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歲罔即凶歲也寡人不得籍斗焉去

一；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其一公族乘地世祿不入於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爲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三，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

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

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

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

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猶決

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

使民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

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

境土無患。令曰：『罷師傷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壤，無不發草，一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施乃也字之誤平，平字當作粟乎二字其歸我若

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

金當作釜

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

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

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

「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

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

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

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

賦耜鐵，此之春謂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

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

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龔，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貫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

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爭，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買，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告。』鮑叔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糞沛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種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

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鑠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鑠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

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菑之於萊，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菑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菑，而反準於馬也。』純錙甚微，早而中十金，故纂菑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此而反準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之又疑庸當作康。欲以東之賤，被西

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鑪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鑪。齊

東之釜粟十泉，則鑪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

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

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

——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

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當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鷺含餘，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

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
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
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
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或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

『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筮曰：
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從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詠言鹽菜之用稱貸

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

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蠡虻巨雄翡翠小鳥皆安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蠡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市多屠酤水通於市則汁肥於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廣菴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買賈民富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敝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

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

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

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曰京君請設璧而聘之。』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於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吾當非託食之主耶？』

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術市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買，術布五十倍其買，公以重布決諸侯買。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買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霸王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慮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脗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鑿十七港，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商當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

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並用而毋俱進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

干，鄰界也。干穀，兩畔爭食之比。

蠶螯也，齒之有脣也。

晉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

今吾

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緹，公服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也。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

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

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緹。』三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緹緹連緹謂緹而踵相隨，車轂轂也齧齧也騎

連伍而行。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緹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

『公宜服帛，率民去緹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

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謂應君之令而征也。又謂急速之征。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

其民去緹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

墻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

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濶其年，當爲閏期年三字民被白布，清中

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爲長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買。」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一鹿值八萬泉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濟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賦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

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曰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糶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告其相曰：『代之所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

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

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

推曆時生於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一規圖爲天，矩方爲地，舊說如是。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堊竈泄井，

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繞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衆當作裏裏給也，謂就官而給。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兩作字皆爲詛字，詛天，詛地者是爲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主使如後沒爲官，奴與城且善罰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

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山大本大衍而國有害也。一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神土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沃飲之也有功者勸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極西出其國百

三十八里而壇，九十二加四十六爲百三十八服白而纁白，搯玉總帶錫監，吹埴篋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施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

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鈔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053B

管子之研究

卷二十四

五三四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本書

（實售大洋七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八分

管子通釋

版權所有

編纂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五號

分局開設南京大花牌樓
代售處各書局

◎創造世界名家小說集◎

(已 出 三 種)

第一種

茵夢湖

郭沫若合譯
錢君胥

六版實售一角五分

這是德國名家小說的一種，裏面含着哀情的著作，情節的苦楚，讀者無不為之流淚，現代的青年們，想免却溺死愛河中的苦楚，快讀此書，可為之一救！譯筆尤稱美妙，六版時曾由郭沫若先生改正不少！

第二種

少年維特之煩惱

郭沫若譯
九版實售四角

這部書是歌德的自傳和他友人的情史，也可稱為哀情的特著。因戀愛而成悲哀的殘局，幾於為不自然之戀愛而自殺。有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其感人之處如此。譯筆清新華麗，書前有序，書後有註，尤為理解此書之雙輪兩翼！

第三種

魯森堡之一夜

鄭伯奇譯
再版實售二角五分

是書乃法國古爾孟著，古氏是最近的樂天主義者，他的思想是根據於進化論的，科學的。故他讚美智慧，主張積極奮鬥求樂不耽玄想，不作悲觀。書中許多精緻的，哲學上的理論，實與吾人以啟迪不少！

●書叢的價值有極種兩●

書叢華清

書叢社鳥青

王誰克譯

青鳥

實售六角

此書文章美妙，趣味濃厚，指示人生正鵠，發揮天地幽秘，能引讀者到幸福之路。譯者王君維克，譯文信而能達，譯筆明快，不失原着者之精神，關心新文化的青年，請購此書一讀，當獲益不少也！

聞一多著

紅燭

實售六角

本書是聞一多先生著，內分五篇：一，李白篇，二，雨夜篇，三，青春篇，四，孤雁篇，五，紅豆篇，還有去國的詩百數十首也都在裏面。意義美完，音節清晰，凡愛讀新詩的不可不看！

●行發局書圖東泰海上●

● 書叢社造創 ●

(1)

種第一 女

神

郭沫若著

五版實售五角五分

此書是郭沫若先生著，集郭君三年之創作，分爲三輯。第一輯，詩劇三種。第二輯，鳳凰涅槃之什，汎神之什，太陽體讚之什。第三輯，愛神之什，春蠶之什，歸國吟。每什又包含數短篇詩劇，計有五十八篇。凡研究新詩劇的不可不讀，留心新文藝的，尤不可不讀！

種第二 哲

學

朱謙之著

再版實價四角

此書爲朱謙之先生著，朱君文學思想，早爲國人所深悉。此書尤其平生傑作。全書十六章，共十二萬言，洋洋大觀，爲近代哲學界所絕有。誠研究哲學者之良書也！

種第三 沉

論

郁達夫著

六版實價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胆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 書叢社造創 ●

(2)

種第四

冲積期化石

張資平著

四版實洋四角五分

此書爲張資平先生著，全書洋洋十萬餘言，爲近代新文藝中之最長篇小說。描寫孤獨的悲哀，有聲有色；形容愛人兒們的心情，入微入細。凡現代青年欲消除煩悶，求精神上的安慰的，不可不手置一編！

種第五

無元哲學

朱謙之著

再版實洋二角

朱謙之先生著，朱君之哲學，國內士人均悉，對於朱君思想人注意。然欲知其思想之變遷的，不可不讀此書！文筆流麗，立義精深，讀了不僅瞭解無元哲學之真諦，亦足以覘先生思想變遷之經過也！

種第六

星

空

郭沫若著

再版實洋四角

本書係郭沫若先生近兩年來之傑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詩歌，第二輯戲曲，第三輯散文，均由先生詳加修正，現已出書。凡曾讀過郭先生之詩歌散文小說的，不可不看此書，而欲研究新文化的尤不可不看此書！

● 書叢社造創 ●

(3)

第七種 愛之焦點

張資平著
實售四角五分

這本小冊子是張資平先生著的，張君的小說，早已轟動一時。本書由其得意之作中擇得尤精美者九篇刊成。內容豐富，運文高深，讀之不亞其沖積期化石之優秀。那麼這本書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八種 玄武湖之秋

倪貽德著
實售四角

這是新進作家倪貽德先生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回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他的文字很優美。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讀之可同讀沉論得同樣的愉快，故凡愛讀沉論的，即不可不讀此書！

第九種 煩惱的網

周全平著
實售三角五分

新進作家周全平先生著。共分九篇，都是著者很好的創作。關於社會的，愛情的，種種情境，都用極美麗的筆致描寫出來，讀之增人精神不少，增人愉快不少！

●創社世界兒童文學選集●

(已 出 三 種)

第一種 王爾德童話

穆木天譯
三版實售二角五分

王爾德是唯美派的作家。他的藝術，可算達「美」之絕頂。他的童話集中，可作一部美麗的散文詩讀。穆君譯筆流暢尤稱絕妙！

第二種 新月集

王獨清譯
再版實售二角五分

這是一本散文詩，是泰戈爾思想的代表著作。他的思想是「人生與自然」合以偉大的「愛」破除一切「理智」的桎梏，固障，而達於「無人無我」之境。煩悶於人生歧路上的青年們，潛心讀此，當獲得「安身主命」之道！

第三種 密蜂

穆木天譯
實售二角五分

這是兒童文學集中的一部傑作。是一部真實的小說，述母親的愛，兒女的愛，和愛人的愛，種種人情的精華，都在裏頭。譯筆忠實，文之美妙，亦不亞于原文。可以作教科書，也可以作課外的讀本！

孤芳集叢書

(種 二 出 已)

蔓羅姑娘

王新命著
再版實售二角五分

本書為三幕劇合集，書中敘一華父俄母之混血兒——少女的一生事實。此少女備嘗辛苦，而為其愛人所棄。少女因送其愛人到車站，而愛人竟怒目斥之，繼而攀車欲上，又被車首推下，因之一腿為火車碾斷。描寫該少女之種種舉動，頗為感人不少，凡戀愛傷心的青年男女不可不看！凡研究劇曲的不可不看！

狗史

王新命著
再版實售二角五分

本書是一篇極有趣味的小說，以東京一小狗為主人翁，所述亦僅止于此小狗一星期中之生涯，然從其背景觀之，則知此書實以東京留學界所稱七人組文學青年為其中心，其所描寫，亦多係此七人組文學青年的生活狀態，欲知留日青年之狀況的，請來看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新 知 叢 書

(已 出 二 種)

第一種 紅衣記

陳良猷譯
定價五角

此書乃北大法文教授宋春舫先生校閱，原文結構完密，設思精巧。實為近代名劇中，不可多得之傑作。且譯筆清新尤宜讀者，并與人生極有關係，可謂喜劇中之悲劇，不但娛樂之一種，亦為近世道德上之事實批評！

第二種 地球與生物之進化

王列口譯
再版定價四角

此書乃美國葛拉普博士在北京國立大學所演講，由教授王列先生口譯，趙國賓，楊鐘健二君筆記。內分古生化，中生代，近生化，新生化，四期，為研究博物學及大學中學師範學生不可不讀之書！

●部書叢小夷辛社造創●

(1)

第一種 辛夷集

創造社編
三版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本書係現代名家之詩文精選集。藝術味之深贍，詞句之簡練，正如月下的睡蓮，花間的珠露。取材嚴密，內容清美，詢研究新文學，新詩歌者之無上參考書也，愛讀新書諸君，幸來購此！

第二種 卷耳集

郭沫若著
四版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此書係郭沫若先生著，選國風中極優美之作四十首，譯成現代語，卷末附原書及註釋，以便閱者，一目瞭然！凡讀過國風的人們，不可不讀此精華的卷耳集！

●行發局書圖東泰海上●

◎創社辛夷小叢書部◎

(2)

第三種

蔦蘿集

郁達夫著

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本書由血淚，蔦蘿行，還鄉，三篇集合而成，付印時，復經著者自行整理，加以修改。故三篇雖產生年月不同，落筆時之心境各異，然細味其悲痛之情調，則前後一貫，曾讀過著者之著作者，當可推知此書之價值也！

第四種

魯拜集

郭沫若譯

實售大洋二角

此書為波斯天文詩人莪默伽亞謨的四行詩，曾登創造季刊，久已膾炙人口，今更由郭君親自訂正，增以英文譯詩為合璧本，并有導言一篇，研究新文學者，不可不備此世界文學的寶典！

